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一百六十二至六十

御史臣李陽棫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七十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四十八

王彰 魏源

金濂 石璞 王巹

羅通 羅綺 張固

張瑄 張鵬

李裕

王彰字文昭鄭人洪武二十年舉於鄉補國子生使山東平糴以廉幹稱擢吏科源士踰年革源士改給事中累遷山西左參政永樂五年召為禮部侍郎父喪服除改戶部陜西大疫奉使祀西嶽新安民鬻子女償賦彰奏為蠲除贖還所鬻改右副都御史陜西僉事馬英激肅州番為變殺御史及都指揮彰劾英置極典又劾御史陳孟旭受賕枉法文獻盜銀課及金吾指揮李嚴逐

母不養皆坐死他所論劾甚衆十一年從帝北巡彰有母年八十餘矣命歸省賜其母冠服金幣諭之曰君子居官不忘親居家不忘君凡所過民安否吏賢不肖悉以聞彰還奏事稱旨久之進右都御史十九年帝遣廷臣二十六人巡撫天下彰與給事中王勵往河南終明世大臣得撫鄉土者彰與葉春而已河南水災民多流亡長吏不加恤彰奏黜貪刻者百餘人罷不急之徵十餘事招復流民發廩振貸多所全活還朝命督餉北征

仁宗即位河溢開封命彰與都指揮李信往振恤宣德元年五月命彰自良鄉抵南京巡撫軍民尋以所言率常事降敕切責令詳具利病以聞復諭侍臣曰兩京相距數千里驛使往來為擾或遘水旱小民失所朝使還及御史巡歷皆不以告故遣彰往視今所奏多細故大臣如此朕復何望卿等當悉朕意君臣同體勿有所疑尋召還命與都督山雲巡山海至居庸諸關隘踰二月還奏將士擅離伍者詔逮治遂命兵部三月一遣御史

給事中點閱明年四月卒於官彰嚴介自持請托皆絶然用法過刻其母屢以為言不能改時劉觀為左都御史人謂彰公而不恕觀私而不刻云

魏源字文淵建昌縣人永樂四年進士除監察御史辯松江知府黄子威誣奏減浙東瀕海漁課巡按陝西西安大疫療活甚衆奏言諸府倉粟積一千九十餘萬石足支十年今民疫妨農請輸鈔代兩稅之半從之凉州土寇將為變亟請勦亂遂息兩遭喪俱起復洪熙元年

出為浙江按察副使宣德三年召署刑部右侍郎五年河南旱荒民多轉徙帝以源廉正有為命為左布政使俾馳驛之任時侍郎許廓往撫輯廷議又起丁憂布政使李昌祺原官源與廓昌祺發倉廩免逋賦雜役流民漸歸雨亦旋降歲大豐居三年召還授刑部左侍郎明年永豐民夏九旭等據大盤山為亂帝以源江西人命撫之都督任禮帥兵隨其後未至官軍禽九旭因命二人採木四川兼飭邊務英宗即位進尚書正統二年五

月命整飭大同宣府諸邊許便宜行事源遣都督僉事李謙守獨石楊洪副之劾萬全衛指揮杜衡戍廣西明年奏大同總兵官譚廣老帝命黄真楊洪充左右參將協鎮諸將肅然按行天城朔州諸險要令將吏分守設威遠衛增修開平龍門城自獨石抵宣府增置墩堠免屯軍租一年儲火器為邊備諸依權貴避役者悉括歸伍尋以宣大軍務久弛請召還巡撫僉都御史盧睿而薦兵部侍郎于謙為鎮守參賛朝廷以謙方撫山西河

南不聽于是言官以臨邊擅易置大臣為源罪合疏劾之且言源為御史嘗犯贓及冒領誥命帝以源有勞置不問事竣還朝與都御史陳智相詈於直廬智以聞詔兩責之歲旱錄上疑獄且請推行於天下報可旋坐決獄不當與侍郎何文淵俱下獄得宥復以上遼王貴烚罪狀不言其內亂事與三司官皆繫詔獄累月釋還職源在刑部久議獄多平恕陝西僉事計資言武臣雜犯等罪予半俸謫極邊源以所言深刻奏寢之郎中林厚

言禁刁訟告訐及擇理刑官勘重囚務凴贓具四事皆以源議得施行六年以足疾命朝朔望八年致仕卒

金濂字宗瀚山陽人永樂十六年進士授御史宣德初巡按廣東廉能最改按江西浙江捕巨盜不獲坐免盜就執乃復官嘗言郡縣吏貪濁宜敕按察司巡按御史察廉能者如洪武間故事遣使勞賚則清濁分循良勸帝嘉納之用薦遷陜西副使正統元年上書請補衛所缺官益寧夏守兵設漢中鎮守都指揮使多議行三年

擢僉都御史參贊寧夏軍務濂有心計善籌畫西陲晏
然寧夏舊有五渠而鳴沙洲七星漢伯石灰三渠淤濂
請濬之溉蕪田一千三百餘頃時詔富民輸米助邊千
石以上褒以璽書濂言邊地粟貴請并旌不及額者儲
由此充六年詔僉都御史與睿代明更代明年睿召還
濂復出鎮尋加右副都御史與睿代者再八年秋拜刑
部尚書侍經筵十一年安鄉伯張安與弟爭祿詔逮治
法司與戶部相諉言官劾濂及戶部尚書王佐右都御

史陳鎰侍郎丁鉉馬昂副都御史丁璿程富等俱下獄數日釋之福建賊鄧茂七等爲亂都督劉聚都御史張楷征之不克十三年十一月大發兵命寧陽侯陳懋等爲將軍往討以瀌參軍務比至御史丁瑄已大破賊茂七死餘擁其兄子伯孫據九龍山拒官軍瀌與衆謀羸師誘之出伏精兵入其壘遂禽伯孫帝乃移楷討浙寇而留瀌擊平餘賊未下者會英宗北狩兵事棘召還言者交劾瀌無功景帝不問加瀌太子賓客給二俸尋

改戶部尚書進太子太保時四方用兵需餉急濂綜核無遺議上撙節便宜十六事國用得無乏未幾上皇還額森請遣使往來如初帝堅意絶之濂再疏諫不聽初帝即位詔免景泰二年天下租十之三濂檄有司但減米麥其折收銀布絲帛者徵如故三年二月學士江淵以為言命部查理濂内慚抵無有給事中李侃等請詰天下有司違詔故濂恐事敗乃言銀布絲帛詔書未載若槩減免國用何資於是給事中御史劾濂失信於民

為國斂怨且許其陰事帝欲宥之而侃與御史王允力爭遂下都察院獄越三日釋之削宮保改工部吏部尚書何文淵言理財非濂不可乃復還戶部濂上疏自理遂乞骸骨帝慰留之東宮建復宮保尋復條上節軍匠及僧道冗食共十事五年卒官以軍功追封沭陽伯謚榮襄濂剛果有力所至以嚴辦稱然接下多暴怒在刑部持法稍深及為戶部值兵興財詘頗厚斂以足用云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永樂九年舉於鄉入國學選授御

史正統初歷任江西按察司三年坐逸囚降副使璞善
斷疑獄民娶婦三日歸寧失之婦翁訟壻殺女誣服論
死璞禱於神夢神示以麥字璞曰麥者兩人夾一人也
比明械囚趣行刑未出一童子窺門屏間捕入則道士
徒也叱曰爾師令爾偵事乎童子首實果二道士匿婦
槁麥中立捕論如法在江西數年風紀整肅雖婦豎無
不知石憲使者七年遷山西布政使明年以朝廷歲用
物料有司科派擾民請于折糧銀內歲存千兩令官買

辦庶官用可完民亦不擾從之十三年工部尚書王卺以不能屈意王振致仕去璞為振所善遂召為尚書明年處州賊葉宗留作亂總兵官徐恭等往討以璞叅其軍事師未至宗留已為其黨陳鑑胡所殺巡撫張驥招降鑑胡服勢稍息璞等逗遛無功為御史張洪等所劾詔俟師旋以聞已而景帝嗣位召還論功兼大理寺卿尋出募天下義勇還朝會中官金英下獄法司劾璞嘗賂英遂并下璞獄當中特宥之出理大同軍餉敵犯馬

營命提督宣府軍務至則寇已退還理部事加太子太
保給二俸河決沙灣命治之璞以決口未易塞别濬渠
自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艘而決口如故乃命内官黎
賢等偕御史彭誼助之汗沙灣築石堤以禦決河開月
河二引水益運河以殺水勢決乃塞璞還言京師盜賊
多出軍伍間有獲者輒云糧餉虧減妻孥饑凍故又聞
兩畿山東河南被灾窮民多事剽掠不及今拊循恐方
來之憂甚於邊患口外守軍夜行晝伏艱苦萬狀令邊

疆未靖宜增餉以作士氣乃反減其月糧此實啟盜悞國之端非節財足用之術帝深納其言沙灣復決璞再往治之以母憂歸起復六年改兵部尚書與于謙協理部事明年湖廣苗亂命璞總督軍務與南和伯方瑛討之順天元年以提閘召還命致仕既而論功賜鈔幣四年冬用李賢薦召為南京左都御史時璞已老瞶不能任事七年為錦衣衛指揮僉事門達所劾罷歸卒王㦤鄖人永樂中鄉薦歷山東左布政使所至有惠政正統

六年入為工部侍郎代吳中為尚書歸家十五年卒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廵按四川
都指揮郭贇與清軍御史汪琳中交通為奸利通劾奏
逮治之三殿災偕同官何忠等極陳時政闕失忤旨出
為交阯清化知州宣德元年黎利反王通戰敗擅傳檄
割清化迤西畀賊賊方圍清化通與指揮打忠堅守乘
間破賊殺傷甚衆賊將遁而檄至通曰吾輩殺賊多若出
城必無全理與就縛曷若盡忠死乃與忠益固守賊久

攻不下令降將蔡福說降通登陴大罵賊知城不可拔引去及還京宣宗大奬勞之改戸部員外郎出理宣府軍餉奏言朝議儲餉開平令每軍運一石又當以騎士護行計所費率二石七斗而致一石今軍民多願輸米易鹽請捐舊例五分之二則人自樂輸餉足而兵不疲帝可之正統初遷兵部郎中從尚書王驥整飭甘肅邊務從破敵于烏拉納還以貪淫事為驥所覺驥遣通奏邊情即疏通罪下獄謫廣西容山閘官已調東莞河泊

所官九年都督僉事曹儉薦其有文武才乞叙用吏部執不可景帝監國以于謙陳循薦起兵部員外郎守居庸關俄進郎中帝即位進右副都御史頟森犯京師别部攻居庸甚急天大寒通汲水灌城氷堅不得近七日遁走追擊破之景泰元年召還時楊洪督京營命通參軍務兼理院事言諸邊報警率由守將畏徵調飾詐以惑朝廷遇賊數十輒稱殺敗數千向者徳勝等門外不知斬馘幾何而獲官者至六萬六千餘人輦下且然何

況塞外且韓信起自行伍穰苴拔於寒微宜博搜將士
中如信苴者與議軍事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
爵祿之人憎賢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與議也意蓋
詆讓與石亨輩讓疏辯言緊責邊報不實果有警不奏
必致悞事德勝門外官軍升級惟武清侯石亨功次冊
當先者萬九千八百餘人及陣亡三千餘人而已安所
得六萬之多通以為濫宜將臣及亨等陞爵削奪有如
韓信穰苴者乞即命指薦并罷臣營務俾專治部事疏

下廷議廷臣共言謙及石亨楊洪實堪其任又謂通志在滅賊無他帝兩解之尋敘譙錄功不得如從前冒濫蓋因通言而發也給事中覃浩等言通本以知兵用不宜理院事乃解其兼職塞上軍民多為寇所掠通請榜諸邊能自歸者軍免戍守三年民復傜役終身又請懸封爵重賞募能禽斬額森巴延特穆爾喜寧者已又言古之將帥務搜拔衆才如知山川形勢者可使導軍能騰高越險者可使覘敵能風角鳥占者可使備變今軍

中未見其人乞敕廷臣各舉所知命總兵官楊洪副將孫鏜同臣考驗詔皆行之宣府有警總兵官朱謙告急廷推都督同知范廣帥兵往以通提督軍務寇退駐師懷來宣府以邊儲不敷召還六月予謙以山西近寇請遣大臣往鎮楊洪亦乞遣重臣從雁門關護餉大同帝以命通通不欲行請得與謙洪俱謙言國家多難非臣子辭勞之日奏乞躬往帝不允卒命通通本謙所舉而每事牴牾人由是不直通二年召還仍贊軍務東宮改

建加太子少保上言貢使攜馬四萬餘匹宜量增價酬之價增則後來益衆此亦强中國弱外裔之一策帝以所貢馬率不堪用若增價正墮賊計寢通奏四年進右都御史贊軍務如故通好大言遇人輒談兵自陳殺賊功求世襲武職爲給事中王竑所劾帝釋不罪天順初自陳預謀迎駕恐爲石亨等所掩乃授其二子所鎮撫三年致仕成化六年卒賜祭葬如例

羅綺磁州人宣德五年進士英宗即位授御史按直隸

福建有能名正統九年參贊寧夏軍務踰年當代軍民詣鎮守都御史陳鎰乞留以聞命復任尋擢大理右寺丞參贊如故常以事劾指揮任信陳斌二人皆王振黨十一年四月信斌訐綺不法事下總兵官黃真覆眾真謂綺常詈宦官為老奴以激怒振召還京法司擬贖振改令錦衣衛再鞫指揮同知馬順鍛鍊成獄謫戍遼東景帝立綺訴冤不聽尋用尚書于謙金濂薦召復官進右少卿副李實使衛拉特上皇還以勞擢刑部左侍郎

明年二月出督雲南四川軍儲已代寇深鎮守松潘賊首卓勞糾他砦阿兒結等頻為寇綺禽斬之土官王永高茂林董敏相讐殺守將不能制綺擒永巢誅之又敗黑虎諸寨番斬馘三百五十在鎮七年威名甚震天順初召為左副都御史以功賜二品祿御史張鵬楊瑄劾石亨亨謂綺與右都御史耿九疇使之并下獄降廣東參政綺鞅鞅未赴明年閏二月綺鄉人告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與綺言天子仍寵宦官刻香木為王振形以

葜綺微笑云朝廷失政致吾輩降黜奏上捕綺下吏坐
死籍其家陳所籍財賄于文華門示百官家屬戍邊婦
女没入浣衣局憲宗立赦為民還其資産時與綺先後
鎮四川者張固字公正新喻人宣德八年進士正統初
授刑科給事中改吏科奉命撫裕州流民景泰改元給
事中李實請於四川行都司設鎮守大臣乃遷固大理
右少卿鎮建昌有政績三年還理寺事山東盜起奉命
督捕適霖潦灾流人載道固盡心振卹盜賊弭散還卒

於官固在諫職敢言大臣多被彈劾又劾都御史陳鎰等舉屬官出身掾吏者為知府自是掾吏不得歷知府著為例英宗將北征偕同官疏諫復辟追念之已卒遣使諭祭官其一子子黼仕至廣西按察使

張瑄字廷璽江浦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有能聲景泰時賜敕為吉安知府俗尚巫迎神無休日瑄遇諸途投神水中俄遘危疾父老皆言神為祟請復之瑄怒不許疾亦愈歲大饑陳牒上官不俟報輒發

廩振貸居八年用薦擢廣東右布政使廣西賊莫文章
等越境陷連山瑄擊斬之又破陽山賊周公轉新興賊
鄧李保等既而大藤峽賊頻陷屬邑瑄坐停俸成化初
韓雍平賊錄瑄轉餉勞賜銀幣給俸如初瑄按行所部
督建預備倉六十二修陂塘圩岸四千六百增築廣州
新會諸城垣一十二民德瑄惟恐其去既轉左布政使
會滿九載當赴京軍民相率乞留巡撫陳濂等為之請
乃仍故任八年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平賊林壽

六魏懐三等福安壽寧諸縣鄰江浙賊首葉旺葉春等負險瑄捕誅之餘盡解散帝降敕勞之改撫河南議事入都陳撫流民振滞才十八事所司多議行黄河水溢瑄請振且移王府禄米於他所留應輸榆林餉濟荒石取直八錢輸榆林民稱便還理院事尋遷南京刑部侍郎久之進尚書二十年星變被劾帝弗問居三年給事御史復劾之遂落職孝宗立復官致仕

張鵬字騰霄淶水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上疏言懐

利事君人臣所戒比每遇聖節或進羊馬錦綺交錯殿廷自非貪賄安有餘財充進奉且陛下富有四海豈藉是足國哉宜一切停罷塞謟諛奔競之途䟽凡四事帝頗採用出按大同宣府奏兩鎮軍士敝衣菲食病無藥死無棺乞官給醫藥棺櫝設義塚俾饗厲祭死者蒙恩則生者勸帝立報可且命諸邊槩行之奏停淮揚征賦給牛種天順元年同官楊瑄劾石亨曹吉祥鵬亦偕劉泰魏瀚康驥論劾俱得罪下詔獄諸御史多謫官而鵬

瑄戍遼東頃之赦免復戍南丹憲宗立廷臣交薦召復原官尋超擢福建按察使成化四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勦蠻寇有功其冬罷巡撫官命還理南京都察院事改督漕運兼撫淮揚四府尋解漕務專理巡撫事復還南京進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召還歷兵部左右侍郎十八年代陳鉞為兵部尚書守珠池宦官韋助乞往來高肇瓊廉會守巡官捕寇鵰執不可帝竟許之南北印馬率遣勛臣内侍後以災傷止遣御史是年帝復欲

遣内侍鵬等執不可帝勉從之命俟後仍如故事鎮守大同中官汪直言小王子將大舉請發京兵援鵬等言大同士馬四萬已足用所請宜勿許且京軍困營造精力銷沮猝有急何以作威厲氣請悉停其役詔可尋加太子少保鵬初為御史剛直尚氣節有盛名後歛歷中外惟事安靜羣小竊柄閣臣萬安劉吉輩專營私鵬循職而已不能有所匡救二十一年星變鵬偕僚屬言傳奉武職至八百餘人乞悉令閒住非軍功毋濫授四方

鎮守監槍守備内官非正統間原設者悉宜召還廷臣
亦交以請下兵部覆覈鵬畏中官不敢堅其議帝遂盡
留之時論皆咎鵬奸民章瑾獻珍寶得為錦衣鎮撫理
刑鈇鵬所上不允知帝意屬瑾即推用焉臺諫劾大臣
不職者多及鵬鵬力求去遂賜敕給驛以歸弘治四年
卒謚懿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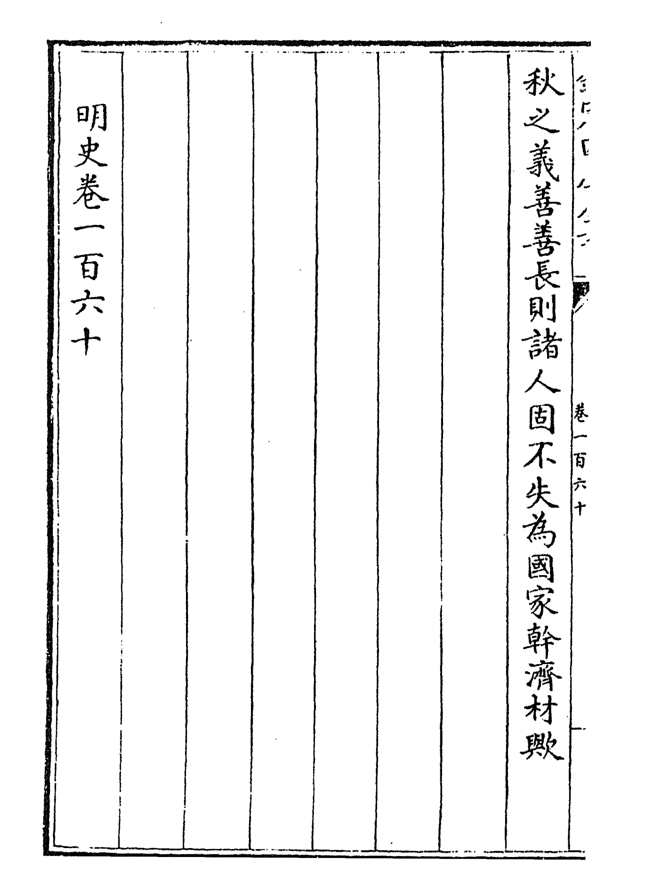
李裕字資德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天順中巡
按陜西上安邊八事石彪濫報首功詔裕覈實彪從父

亨以書抵裕裕焚之以實聞亨亦旋敗由是有强直聲都御史寇深遇僚屬嚴惟裕不爲屈以才擢山東按察使重囚二百餘人或經十餘年未判裕旬月間決遣殆盡大峴山賊寨七十餘裕捕戮其魁縱脅從除其逋負亂遂平成化初遷陜西左布政使入爲順天府尹政聲大著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諸府濬白塔孟瀆二河以便漕張秋南旺及淮安西湖舊編木捍衝激勞費無已裕與郎中楊恭等謀易以石遂爲永利

淮鳳方饑而太僕徵預備馬二萬匹裕論罷之在淮六歲每歲入計事陳利病多施行父憂歸服除留佐院事十九年代戴縉為右都御史縉附汪直嘗請復立西廠者也在臺綱紀不立裕欲振之御史有過或遭箠撻由是得謗汪直敗偕副都御史屠滽請雪諸忤直得罪者帝不悅奪俸又坐累調南京都察院考績赴都留為工部尚書初吏部尚書尹旻罷耿裕代之以持正不為萬安所喜而李孜省貴幸用事欲引鄉人乃協謀去耿裕

以李裕代之裕本廉介負時望以孜省故名頗損其銓敘亦平故事考察目有四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不謹裕言人材質不同偏執類酷遲鈍類軟乞立才力不及一途以寓愛惜人才之意帝善之遂著為令孝宗立言官交章劾裕進由孜省裕不平為辨誣録連疏乞休去正德中卒年八十八

贊曰王彰等或以性行未純為時訾議綜其生平瑕瑜互見然敭歴中外勞績多有可紀書稱與人不求備春



秋之義善善長則諸人固不失為國家幹濟材歟

明史卷一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六十考證

王彰傳吏科源士　臣黄壽齡按職官志洪武六年設六科給事中至二十二年魏敏卓敬等凡八十一人皆為給事中以其適符古元士之數改為元士未幾又以六科為事之本源改源士尋復為給事中彰之被擢適當其時但吏科非吏部也謹附考而並訂其誤

金濂傳于是給事中御劾濂失信于民為國斂怨且訐其陰事帝欲宥之而侃與御史王允力爭遂下都察院獄　臣黄壽齡按明實録載李侃面糾金濂格詔徵斂之罪景泰欲宥之復侃膝行近前力爭不可遂下獄是濂之罪寔侃一人發之傳云給事中御史交劾與實録互異謹附考

張鵬傳成化四年以右僉都御史廵撫廣西勦蠻寇有功其冬罷廵撫官命還理南京都察院事改督漕運

兼撫淮揚四府　臣黄壽齡按明實録成化四年十二月户部郎中夏寅請各省以都御史一員統制一方户部是其言議於浙江福建二處選都御史二員控制蓋以有刼取銀礦之事也憲宗不允於是有巡撫官不必設之語是為添設而言非罷之也職官志亦無成化間罷巡撫之文傳内紀載當有舛錯但原文未便删改謹考而識之

明史卷一百六十考證

明史卷一百六十一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四十九

周新　李昌祺　蕭省身

陳士啓　應履平

林碩　沉鍾　朱勝

陳本深　羅以禮　莫愚　趙泰　彭勗　孫勗

夏時　黄潤玉

楊瓚　王懋　葉錫　劉實　趙亮

陳選　夏寅

陳壯　張昺

宋端儀

周新南海人初名志新字日新成祖常獨呼新遂為名因以志新字洪武中以諸生貢入太學授大理寺評事以善決獄稱成祖即位改監察御史敢言多所彈劾貴

戚震懼目為冷面寒鐵京師中至以其名怖小兒輒皆奔匿巡按福建奏請都司衛所不得凌府州縣府衛官相見均禮武人為之戢改按北京時令其吏民罪徒流者耕北京閒田監禁詳擬往復待報多瘐死新請從北京行部或巡按詳允就遣以免淹滯從之且命畿內罪人應決者許收贖帝知新所奏無不允還朝即擢雲南按察使未赴改浙江寃民繫久聞新至喜曰我得生矣至果雪之初新入境羣蚋迎馬頭跡得死人橐中身繫小

木印新驗印知死者故布商密令廣市布視印文合者捕鞫之盡獲諸盜一日視事旋風吹葉墜案前葉異他樹詢左右獨一僧寺有之寺去城遠新意僧殺人發樹果見婦人屍鞫實磔僧一商暮歸恐遇刼藏金叢祠石下歸以語其妻旦往求金不得訴於新新召商妻訊之果商妻有所私商驟歸所私尚匿妻所聞商語夜取之妻與所私皆論死其他發奸摘伏皆此類也新徵服行部忤縣令令欲拷治之聞廉使且至繫之獄新從獄中

詢諸囚得令貪汚狀告獄吏曰我按察使也令驚謝罪劾罷之永樂十年浙西大水通政趙居任匿不以聞新奏之夏原吉為居任解帝命覆視得蠲拯如新言嘉興賊倪弘三刼旁郡黨數千人累敗官軍新督兵捕之列木柵諸港汊賊陸走追躡之桃源縶以獻當是時周廌使名聞天下錦衣衛指揮紀綱使千户緝事浙江攫賄作威福新欲按治之遁去頃之新賫文册入京遇千户涿州捕繫州獄脱走訴於綱綱誣奏新罪帝怒命逮新

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搒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

曰陛下詔按察司行事與都察院同臣奉詔禽奸惡奈

何罪臣帝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

直鬼竟殺之他日帝悔問侍臣曰周新何許人對曰南

海帝嘆曰嶺外乃有此人枉殺之矣後帝若見人緋衣

立日中曰臣周新已為神為陛下治奸貪吏云後紀綱

以罪誅事益白妻有節操新未遇時縫紉自給及貴偶

赴同官妻内讌荊布如田家婦諸婦慚盡易其衣飾新

死無子妻歸貧甚廣東廵撫楊信民曰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可使其夫人終日餒耶時時賙給之妻死浙人仕廣東者皆會葬

李昌祺名禎以字行廬陵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預修永樂大典僻書疑事人多就質擢禮部郎中遷廣西左布政使坐事謫役尋宥還洪熙元年起故官河南與右布政使蕭省身繩豪猾去貪殘疏滯舉廢救災恤貧數月政化大行憂歸宣宗已命侍郎魏源代而是時

河南大旱廷臣以昌祺廉潔寛厚河南民懐之請起昌
祺命奪喪赴官撫恤甚至正統改元上書言三事皆報
可四年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屏跡不入公府故廬裁蔽
風雨伏臘不充景泰二年卒蕭省身泰和人與昌祺同
舉進士洪熈元年布政考滿當給誥命奏父年八十餘
願以給父帝嘉而許之後遂為例居河南十二年治行
與昌祺等
陳士啟名雷以字行泰和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

擢禮部郎中尚書呂震儉忮屬吏皆憚之承奉唯謹士
啟獨不少徇十二年三月吏部言布按二司多缺官帝
曰布政按察吾方岳臣方數千里地懸數人手其簡廷
臣賢能者分别用之於是諸曹郎給事中出為監司者
二十餘人而士啟得山東右參政盡心吏事不為察察
名督徭賦不峻期約青州饑疏請振之粟使至而饑民
倍士啟復上疏先出粟予民謂使者曰有罪吾獨任廷
議竟從之坐唐賽兒亂下獄數月釋還職高煦謀不軌

士啟自青州暮馳歸語三司密聞於朝高煦既執從辟
祿張本錄餘黨撫安人民事竣命清理山東軍籍宣德
六年卒於官
應履平奉化人建文二年進士授德化知縣歷官吏部
郎中出為常德知府宣宗初擢貴州按察使所至祛除
奸蠹數論時政舊制都督府遣使於外必領內勘合下
都司不敢輒下衛至是軍府寖橫使者挾關文四馳歷
諸衛朘軍伍宣德七年履平抗疏言勘合之設所以防

詐偽今右軍府遣發至黔者不遵故事小人憑勢橫求詐冒何從省宣宗善其言都督陳政引罪帝令諸司永守之軍府為之戢山雲鎮廣西以備蠻歲調貴州軍萬人春秋更代還多逃亡則取原衛軍以補不遂逃者履平奏貴州四境皆苗蠻軍伍虛有急孰與戰守今衛軍逃於廣西而以在衛者補不數年貴州軍伍盡空邊釁且起帝乃命雲嚴責廣西諸衛追還逃軍俟足用即遣歸罷貴州戍卒雲名將鎮粵有功輕履平書生正統元

年履平劾雲弄權擅作威福帝令雲自陳雲大驚引罪帝宥之明年上書言四事一鎮遠六府自湖廣改屬貴州當食川鹽去蜀道遠仍食淮鹽為便一軍衛糧支於重慶舟楫不通易就輕賫多耗費請以鎮遠秋糧輸湖廣者就近支給一停黎平諸府歲辦黃白蠟一貴州初開三司月俸止一石今糧漸充裕請增給並從之時方面以公事行部者例不給驛履平言僦車舟必擾民請給驛便又以軍伍不足請令衛所官旂犯雜死及徒流

者俱送鎮將立功期滿還伍邊軍犯盜及土官民與官
旂罪輕者入粟缺儲所贖罪並從之三年遷雲南左布
政使時麓川用兵屢奏勞績八年致仕歸
林碩字懋弘閩縣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出按山東
宣德初按浙江為治嚴肅就擢按察使千戶湯某結中
官裴可烈為奸利碩將繩以法中官誣碩毀詔書被逮
碩叩頭言臣前為御史官七品今擢按察使官三品日
夜淬勵思報上恩小人不便欲去臣唯陛下裁察帝動

容曰朕固未之信名汝面訊耳立釋頎復其官敕責可
烈頎在浙久人懷其惠正統三年誤引赦例出人死僉
事耿定劾之逮訊輸贖還職其冬遷廣東布政使未及
任而卒其後寧波知府鄭珞劾可烈不法可烈竟罷去
況鍾字伯律靖安人初以吏事尚書呂震奇其才薦授
儀制司主事遷郎中宣德五年帝以郡守多不稱職會
蘇州等九府缺皆雄劇地命部院臣舉其屬之廉能者
補之鍾用尚書蹇義胡濙等薦擢知蘇州賜敕以遣之

蘇州賦役繁重豪猾舞文為奸利最號難治鍾乘傳至府初視事羣吏環立請判牒鍾佯不省左右顧問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謂太守闇易欺越三日名詰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強我行若輩舞文久罪當死立捶殺數人盡斥屬僚之貪虐庸懦者一府大震皆奉法鍾乃蠲煩苛立條教事不便民者立上書言之清軍御史李立勾軍暴同知張徽承風指動以酷刑抑配平人鍾疏免百六十人役止終本身者千二百四十

人屬縣逋賦四年凡七百六十餘萬石鍾請量折以鈔為部議所格然自是頗蠲減又言近奉詔募人佃官民荒田官田準民田起科無人種者除賦額崑山諸縣民以死徙從軍除籍者凡三萬三千四百餘戸所遺官田二千九百八十餘頃應減稅十四萬九千餘石其他官田没海者賦額猶存宜皆如詔書從事臣所領七縣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糧止十五萬三千餘石而官糧乃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餘石有畝徵

至三石者輕重不均如此洪永間令出馬役於北方諸驛前後四百餘匹期三歲遣還今已三十餘歲矣馬死則補未有休時工部征三梭闊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止百匹而蘇州乃至七百乞敕所司處置帝悉報許當是時屢詔減蘇松重賦鍾與巡撫周忱悉心計畫奏免七十餘萬石凡忱所行善政鍾皆協力成之所積濟農倉粟歲數十萬石振荒之外以代民間雜辦及逋租其為政纖悉周密嘗置二部識民善惡以行勸懲又置通

闗勘合簿防出納奸偽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
簿防非理需求興利除害不遺餘力鋤豪强植良善民
奉之若神先是中使織造採辦及購花木禽鳥者踵至
郡佐以下動遭笞縛而衛所將卒時凌虐小民鍾在欽
跡不敢肆雖上官及他省吏過其地者咸心憚之鍾雖
起刀筆然重學校禮文儒單門寒士多見振贍有鄒亮
者獻詩於鍾鍾欲薦之或為匿名書毀亮鍾曰是欲我
速成亮名耳立奏之朝召授吏刑二部司務遷御史初

鍾為吏時吳江平思忠亦以吏起家為吏部司務遇鍾有恩至是鍾數延見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藉是報公耳思忠家素貧未嘗緣故誼有所干人兩賢之鍾嘗丁母憂郡民詣闕乞留詔起復正統六年秩滿當遷部民二萬餘人走訴巡按御史張文昌乞再任詔進正三品俸仍視府事明年十二月卒於官吏民聚哭為立祠鍾剛正廉潔孜孜愛民前後守蘇者莫能及鍾之後李從智朱勝相繼知蘇州咸奉敕從事然

敕書委寄不如鍾矣李從智宜賓人朱勝金華人勝廉
靜精敏下不能欺嘗曰吏貪吾不多受牒隷貪吾不行
杖獄卒貪吾不繫囚由是公庭清肅民安而化之居七
年超遷江南左布政使初與鍾同薦者戶部郎中羅以
禮知西安兵部郎中趙豫知松江工部郎中莫愚知常
州戶部員外郎邵旻知武昌刑部員外郎馬儀知杭州
陳本深知吉安御史陳鼎知建昌何文淵知溫州皆賜
敕乘傳行

陳本深字有源鄞人永樂初由鄉舉入國子監授刑部主事善發奸讞内盜殺人亡匿有司繫無辜十八人於獄本深以計獲盜十八人皆免遷員外郎與況鍾等同受敕為知府本深知吉安吉安多豪强好訐訟巨猾彭摶等十九人橫閭里本深遣人與相結為具名與飲伏壯士後堂拉殺之皆曳其屍以出一府大驚樂安大盜曾子良據大盤山衆萬餘本深設伏大破之斬子良本深為政舉大綱不屑苛細大猾既殲府中無事晨起鼓

而升堂吏無所白輙鼓而休間有所訟呼至榻前析曲直遣之亦不受狀有抑而不伸者雖三尺童子皆得白久之民恥爭訟尤折節士人飭治學宫奏新先賢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祠廟正統六年滿九載當遷郡人乞留詔予正三品俸廨前民嫁女本深聞鼓樂聲笑曰吾來時亂下兒也今且嫁我尚留此耶遂請老前後守吉安十八年既去郡人肖像祀之羅以禮桂陽人永樂十三年進士由郎中知西安府遭喪

補紹興再以喪去代者不稱職部民追思乞以禮於朝詔起復視事歲滿進秩復任已移知建昌所至皆有惠愛歷三郡凡二十七年乃致仕莫愚臨桂人由鄉舉以郎中出知常州奏請減宜興歲進茶數禁公差官凌虐有司嚴核上官薦劾之實皆報可郡民陳思保年十二世業漁其父兄行刼思保在舟中有司以為從論當斬愚疏言小兒依其父兄非為從比令全家舟居將舉家坐耶宣宗命釋之謂廷臣曰為守能言此可謂有仁心

矣正統六年秩滿郡民乞留廵撫周忱以聞詔進二階
復任與愚同時為同知者潞城趙泰字熙和由鄉舉入
國子監歷事都察院授常州同知濬孟瀆得勝二河作
魏村閘周忱况鍾議減蘇州重糧泰亦檢常州官田租
請並減之遷工部郎中命塞東昌決河忱薦為協同都
運益勤其職亡何疾卒
彭勗字祖期永豐人七歲入佛寺不拜僧强之叱曰彼
不衣冠而袒跣何拜為永樂十三年舉進士親老乞近

地以養除南雄府教授學舍後有祠數現光怪學宮弟子率禱祀朂撤而焚之滿考補建寧教授副使王增有疾醫者許宗道誣諸生游亨魘魅以舍旁童五郎祠為徵增怒䫋亨家七人重罪下近祠居民獄四百家朂抗論游氏非巫者五郎非邪神初捐地築城人也事載郡志中增愕索圖經證之大慚悔事得解建寧朱子故宅有祠無祭朂疏請春秋祭蠲子孫徭又刱尊賢堂祀胡安國蔡沈真德秀諸生翕然嚮學正統元年以楊士奇

薦名授御史時初設提學官命督南畿學校詳立教條士風大振疏言國朝祠祭載在禮官修齋起梁武帝設醮起宋徽宗宜一切除之禁立庵院罷給僧尼度牒又言真定保定山東民逃鳳陽潁州以萬計皆守令匿災暴斂所致乞厚軫恤守令課績宜以戶口增耗為殿最又請設南京諸衛武學皆報可所至葺治先賢墳祠毋憂歸以孫鼎代鼎起復改吏部考功郎中出為山東副使土木之變數言兵事以直不容於時致仕歸孫鼎字

宜鋐廬陵人永樂間舉人歷松江教授正統八年楊溥
薦爲御史董南畿學政置本源錄錄諸生善行行部不
令人知單輿猝至諸生謁輒閉門試之即日定甲乙諸
生試歸榜已揭通衢諸託者無所措手通州旱饑奏糴
糧三千四百餘石英宗北狩昂試罷謂諸生曰故事當
簪花宴今臣子枕戈之秋不敢陷諸君不義設茗飲步
送諸門既而詣闕上書請隨所用效死不報未幾以親
老致仕知府張瑄疏言昂孝追曾閔學繼朱程宜起居

論思之職帝不允天順元年卒於家

夏時字以正錢塘人永樂十六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洪熙元年議改鈔法時力言其擾市肆無裨國用䟽留中鈔果大沮民多犯禁議竟寢帝思時言命侍皇太子祀孝陵所過有災傷輒白太子發粟以振留署南京戶科宣德初一日三上封事稱旨命署尚寶司兼理吏禮兵刑四科視七篆無留事命覈後湖黃冊陳便宜十四事郅徐濟寧臨清武清旱以時請遣官振之尋擢江西

僉事正統三年奏今守令多刻刑無辜傷和干紀乞令御史按察使官遍閱罪囚釋寃滯逮按枉法官吏從之遷參議七年奏恤民六事多議行十二年以大臣薦超擢廣西左布政使前後所上又十餘疏雖不盡用天下壯其敢言年未七十致仕歸卒其為僉事時進知州柯暹所撰教民條約及均徭冊式刋為令人皆便之時為人廉潔好義親殁廬墓有異徵殁而鄉人祀之名其祠曰孝廉

黄潤玉字孟清鄞人五嵗侍母疾夜不就寢十嵗道見遺金不拾永樂初徙南方富民實北京潤玉請代父行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其言許之十八年舉順天鄉試授建昌府學訓導父喪除改官南昌宣德中用薦擢交阯道御史出按湖廣斥兩司以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正統初詔推舉提學官以楊士奇薦擢廣西僉事提督學正時寇起軍興有都指揮妄掠子女萬餘口潤玉劾而歸之副使李立入民死罪至

數百人亦為辨釋南丹衛處萬山中戍卒冒瘴多死為奏徙夷曠地母憂歸起官湖廣論罷廵撫李實親故二人實憤奏潤王不諳刑律坐謫含山知縣以年老歸歸二十年年八十有九卒學者稱南山先生

楊瓚蠡縣人永樂末進士知趙城縣課績為山西最超擢鳳陽知府正統十年大計天下羣吏始命舉治行卓異者瓚及王懋蕖錫趙亮等與焉鳳陽帝鄉勛臣及諸將子孫多犯令瓚請立戶稽出入由是始遵約束瓚言

民間子弟可造者多請增廣生員毋限額禮部採瓚言考取附學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由瓚議始擢浙江右布政使與鎮守侍郎孫原貞共平陶得二之亂景泰二年瓚以湖州諸府官田賦重請均之民田賦輕者而嚴禁詭寄之弊詔與原貞督之田賦稱平久之卒官王懋修武人永樂末進士為海豐知縣後超擢西安知府亦有聲葉錫永嘉人宣德五年進士為吳縣知縣舉卓異遷奸民訐於朝將逮繫吳人羣詣闕頌錫乃令視事如

故抵誣者罪尋擢寧國知府而趙亮爲慶雲典史亦在
舉中同被宴賚時人以爲榮秩滿擢知本縣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舉進士居三年選庶吉
士正統初授金華府通判仍歲荒旱請蠲租且贖還饑
民子女義門鄭氏族大不能自給又買馬出丁供山西
郵傳困甚亦以實言獲免母喪歸廬墓三載起順天府
治中景泰時侍臣薦其文學名修宋元通鑑綱目實爲
人耿介意所不可雖達官貴人不稍遜然頗自是見同

曹所纂不當輙大笑聲徹廷陛人亦以此忌之天順初還原任四年擢知南雄府商税巨萬舊皆入守槖實無所私中官至南雄入譖言府僚參謁留實折辱之民競前擁之出中官慚將名謝之實不往中官去至韶州聞韶人言南雄守且訟於朝矣懼馳奏誣實毀敕大不敬逮下詔獄實從獄中上書言臣官三十年未嘗以妻子自隨食麤衣敝為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困之以是忤朝使帝覽書意稍解且釋之而實竟瘐死實苦節自持政

務紛遝未嘗廢書士大夫重其學行其殁也南雄人哀而祠之孫丙自有傳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父員韜宣德五年進士為御史出按四川黜貪獎廉雪死囚四十餘人正統末大軍征鄧茂七往撫其民釋被誣為賊者千餘家都指揮蔣貴要所部賄都督范雄病不能治軍皆劾罷之歷廣東右參政福建右布政使廣東值黄蕭養亂後而福建亦寇盜甫息員韜所至拊循教養得士民心選自幼端慤寡言

笑以聖賢自期天順四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授御史廵按江西盡黜貪殘吏時人語曰前有韓雍後有陳選廣寇流入贑州奏聞不待報遣兵平之憲宗即位嘗劾尚書馬昻侍郎吳復鴻臚卿齊政救修撰羅倫學士倪謙錢溥言雖不盡行一時憚其風采已督學南畿頒冠婚祭射儀於學宮令諸生以時肄之作小學集註以教諸生按部常止宿學宮夜廵兩廡察諸生誦讀除試牘糊名之陋曰已不自信何以信於人成化六年遷河南副

使尋改督學政立教如南畿汪直出廵都御史以下皆
拜謁選獨長揖直問何官選曰提學副使直曰大於都
御史耶選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忝人師不敢自詘
辱選詞氣嚴正而諸生亦羣集署外直氣懾好語遣之
久之進按察使決遣輕繫數百人重囚多所平反囹圄
為空治尚簡易獨於贓吏無所假然受賂百金以上者
坐六七鍰而止或問之曰奸人惜財亦惜命若盡挈所
賂以貨要人即法撓矣歷廣東左右布政使肇慶大水

不待報輒發粟振之二十一年詔減省貢獻而市舶中官韋眷奏乞均徭戶六十人添辦方物選持詔書爭帝命與其半眷由是怒選番人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剌使臣欲入貢私市易眷利其厚賄將許之選立逐之去賽瑪爾堪使者自甘肅貢獅子將取道廣東浮海歸云欲往滿喇加更市以進選䟽言不可許恐遺笑外番輕中國帝納其言而眷憾選甚先是番禺知縣高瑤没眷通番貲鉅萬選移檄奬之且聞於朝至是眷誣奏選瑤朋

比為貪墨詔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廵按御史徐同愛訊之選有所黜吏張褧眷意其怨選引令誣証選褧堅不從執褧拷掠無異辭行同愛畏眷竟坐選如眷奏與瑶俱被徵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者辟除乃得出至南昌病作行阻其醫藥竟卒年五十八編修張元禎為選治喪殮之褧聞選死哀悼乃上書曰臣聞口能鑠金毀足銷骨竊見故罪人選抱孤忠孑處羣邪之中獨立衆憎之地太監眷通番敗露知縣瑶按法持之選移文獎

屬以激貪懦固賢監司事也都御史宋旻及同愛怯勢
養奸致眷横行胸臆穢䘵清流勘官行頤指鍛煉竟無
左証臣本小吏詿誤觸法被選黜罷實臣自取眷意臣
憾選厚賂噉臣臣雖胥役敢昧素心眷知臣不可誘㗋
行等逮臣致理㨫掠彌月臣忍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
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
屬官意圖報謝必如所云是毀共姜為夏姬詬伯夷為
莊蹻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

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振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故剛正不堪屈辱憤懣旬日嬰疾而殂行幸其殞身阻其醫療詒命之曰密走報眷小人佞毒一至於此臣擯黜罪人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銜屈而為聖朝累也不報員韜父子皆持操甚潔而員韜量能容物選務克己因自號克菴遇物亦稍峻人謂員韜德性四時皆備選得其秋焉嘗割田百四十畝

贍其族人暨卒族人以選子戴負還之戴不可而止弘治初主事林沂疏雪選寃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忠愍

夏寅字正夫松江華亭人正統十三年舉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力學為文以宏奥稱進郎中成化元年考滿入都上言徐州旱澇民不聊生饑餒切身必為盜賊乞特遣大臣鎮撫蠲租發廩沿途貢船丁夫不足役及老稚而所載官物僅一箱餘皆私齎乞嚴禁絶淮徐濟寧

軍士赴京操練然其地實南北要衝宜各設文武官鎮
守訓兵屯田常使兩京聲勢聯絡倉猝可以制變章下
所司行之唯不設文武官遷江西副使提督學校其教
務先德行進浙江右參政處州民苦虐政走山谷寅檄
招之衆皆解散久之進山東右布政使弘治初致仕歸
寅清直無黨援嘗語人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
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世傳為名言
陳壯字直大其先浙江山陰人祖坐事謫戍交阯後調

京衛遂家焉壯舉天順八年進士授南京御史編修章懋等建言得罪抗疏救之帝遣中官采花木復疏諫尚書陳翌請以馬豆代百官俸壯言飼馬之物不可養士大夫事乃寢壯家素窶常祿外一無所取父母殁廬墓側居喪一循古禮歷江西僉事致仕歸家居十餘年弘治中以尚書張悦薦起官福建居二年又乞致仕時倪岳為吏部素賢之擢河南副使歲荒振饑民懷其惠僉都御史林俊謝病舉以自代未及遷而壯又乞致仕廵

撫孫需奏留之又二年竟致仕去

張昺字仲明慈谿人都御史楷孫也舉成化八年進士授鉛山知縣性剛明善治獄有嫁女者及壻門而失女互以訟於官不能決昺行邑界見大樹妨稼欲伐之民言樹有神巢其巔昺不聽率衆往伐有衣冠三人拜道左昺叱之忽不見比伐樹血流出樹間昺怒手斧之卒仆其樹巢中墮二婦人言狂風吹至樓上其一即前所嫁女也有巫能隱形淫人婦女昺執巫痛杖之無所苦

已並巫失去昺馳縛以歸即巫背鞭之立死乃盡毀諸淫祠寡婦惟一子為虎所噬訴於昺昺與婦期五日乃齋戒祀城隍神及期二虎伏庭下昺叱曰孰傷吾民法當死無罪者去一虎起斂尾去一虎伏不動昺射殺之以畀節婦一縣稱神鉛山俗婦人夫死輒嫁有病未死先受聘供湯藥者昺欲變其俗令寡婦皆具牒受判署二木曰羞嫁者跪之曰節不嫁者跪之民傅四妻祝誓死守舅姑紿令跪羞木下昺判從之祝投後園池中死

邑大旱曷夢婦人泣拜覺而識其里居姓氏往詰其狀

及啟土貌如生曷哭之慟曰殺婦者吾也為文以祭改

葬焉天遂大雨諸異政多類此擢南京御史弘治元年

七月偕同官上言邇臺諫交章論事矣而尼蹕紏儀者

不免錦衣捶楚之辱是言路將塞之漸也經筵既舉矣

而封章累進卒不能回寒暑停免之說是聖學將怠之

漸也內侍雖斥梁芳而賜祭仍及便辟是復啟寵倖之

漸也外戚雖罷萬喜而莊田又賜皇親是驕縱姻婭之

漸也左道雖斥而符書尚揭於宫禁番僧旋復於京師是異端復起之漸也傳奉雖革而千户復除張質通政不去張苗是傳奉復啟之漸也織造停矣仍聞有蟒衣牛斗之織淫巧其漸作乎寶石廢矣又聞有戚里不時之賜珍玩其漸崇乎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以為戒帝嘉納之先是昺以雷震孝陵柏樹與同官劾大學士劉吉等十餘人給事中周紘亦與同官劾吉吉銜之其冬昺紘奉命閱軍軍多闕伍兩人欲劾奏守備

中官蔣琮琮先事劾兩人章下内閣吉修隙擬黜之外尚書王恕抗章曰不治失伍之罪而罪執法之臣何以服天下再疏爭言官亦論救乃調曷南京通政司經歷紘南京光祿寺署丞久之曷用薦遷四川僉事富豪殺人屢以賄免御史檄曷治果得其情尋進副使守備中官某將進術士周慧於朝曷禽慧論徙之極邊歲餘引疾歸環堵蕭然擁經史自娛都御史王璟以振荒至餽曷百金堅拒不得受下戶饑民粟以答其意知縣丁洪

曷令鉛山所取士也旦夕候起居為具蔬食曷曰吾誠不自給奈何以此煩令君卒弗受炊烟屢絶處之澹如及卒含斂不具洪為經紀其喪

宋端儀字孔時莆田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官禮部主事雲南缺提學官部議屬端儀吏先期洩之端儀曰啟事未登已喧衆口人其謂我干乞乎力辭之已進主客員外郎貢使以贄見悉却不納初在國學為祭酒邱濬所知及濬柄政未嘗一造其門廣東提學缺部以端儀名

上濬竟沮之濬卒始以按察僉事督廣東學校卒官端儀慨建文朝忠臣湮沒乃搜輯遺事為革除錄建文忠臣之有錄自端儀始也

贊曰明初重監司守牧之任尚書有出為布政使而侍郎為參政者監司之入為卿貳者比比者守牧稱職增秩或至二品天順而後廵撫之寄專而監司守牧不得自展布重内輕外之勢成矣夫賦政於外於民最親李昌祺陳本深之厲静以愛民況鍾張昺能於其職所謂

永宣德化爲天子分憂者非耶周新陳選寃死爲可哀讀張槩書又以見公正之服人者至而直道之終不泯也

明史卷一百六十一

明史卷一百六十一考證

況鍾傳　臣章宗瀛按獻徵録載況鍾本姓黄其官禮部時曾奉命往迎明宣宗以七晝夜馳至江寧由是以忠勤爲宣忠所知傳未之及謹附考

陳本深傳奏新先賢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祠廟　臣章宗瀛按諸賢皆有大節與僅通一經者不同傳稱先儒未合謹改

彭最傳時初設提學官　臣章宗瀛按明實錄提督學校官之設在正統元年六月從尚書黄福之請也謹附考

明史卷一百六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六十二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五十

尹隆昌　耿通陳諤

戴綸林長楙　陳祚郭循

劉球子鉞釪　陳鑑何觀

鍾同孟玘楊集　章綸子元應

廖莊　倪敬　盛昦等

楊瑄　子源　盛顒等

尹昌隆字彦謙泰和人洪武中進士及第授修撰改監察御史惠帝初即位侍朝晏昌隆䟽諫曰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臨百官故能庶績咸熙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今乃即於晏安日上數刻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於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播之天下傳之四裔非社稷福

也帝曰昌隆言切直禮部其宣示天下使知朕過未幾以地震上言請福寧知縣燕兵既逼昌隆以北來奏章動引周公輔成王爲詞勸帝罷兵許王入朝設有蹉跌便舉位讓之若沉吟不斷進退失據將求爲丹徒布衣且不可得成祖入京師昌隆名在奸臣中以前奏貸死命傅世子於北平永樂二年册世子爲皇太子擢昌隆左春坊左中允隨事匡諫太子甚重之解縉之黜同日改昌隆禮部主事尚書呂震方用事性刻忮當其獨處

精思以手指刮眉尾則必有密謀深計官屬相戒無敢白事者昌隆前白事震怒不應移時又白之震愈怒拂衣起昌隆退白太子取令旨行之震大怒奏昌隆假托宮僚陰欲樹結潛畜無君心逮下獄尋遇赦復官父憂起復謁震震溫言接之入理前奏復下錦衣衛獄籍其家帝凡巡幸下詔獄者率輿以從謂之隨駕重囚昌隆與焉後數年谷王謀反事發以王前奏昌隆為長史坐以同謀詔公卿雜問昌隆辯不已震折之獄具置極刑

死夷其族後震病且死號呼尹相言見昌隆守欲殺之

云

耿通齊東人洪武中舉於鄉授襄陽教授永樂初擢刑

科給事中歷左右給事剛直敢言嘗劾都御史陳瑛御

史袁綱覃珩朋比為蒙蔽搆陷無辜綱珩已下獄瑛長

官不宜獨宥又言驍騎諸衛倉壞工部侍郎陳壽不預

修糧至無所受多損耗病民工部尚書宋禮不卹丁匠

役滿不即遣歸多至失所瑛等皆被譴責當是時給事

中敢言者通與陳諤舉朝憚其風采久之擢大理寺右丞帝北廵太子監國漢王高煦謀奪嫡陰結帝左右為讒閒宫僚多得罪者監國所行事率多更置通從容諫帝太子事無大過誤可無更也數言之帝不恱十年秋有言通受請托故出人罪者帝震怒命都察院會文武大臣鞫之午門曰必殺通無赦羣臣如旨當通罪斬帝曰失出細故耳通為東宫闗説壊祖法離閒我父子不可恕其置之極刑廷臣不敢爭竟論姦黨磔死陳諤字

克忠番禺人永樂中以鄉舉入太學授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無所避每奏事大聲如鐘帝令皺之數日奏對如故曰是天性也每見呼為大聲秀才嘗言事忤旨命坎瘞奉天門露其首七日不死赦出還職巳復忤旨罰修象房貧不能僱役躬自操作適駕至問為誰謌匍匐前具道所以帝憐之命復官歷任順天府尹政尚嚴鷙執政忌之出為湖廣按察使改山西坐事落職仁宗即位遇赦當還故官帝以謌前在湖廣頗摭楚王細

故謫海鹽知縣遷荆王長史為王府所厭苦宣德三年
遷鎮江同知致仕歸卒
戴綸高密人永樂中自昌邑訓導擢禮科給事中與編
修翰林楙俱侍皇太孫說書歴中允諭德神宗即位太
孫為太子遷洗馬仍侍講讀始成祖命太孫習武事太
孫亦雅好之時出騎射綸與長楙以太孫春秋方富不
宜荒學問而事游畋時時進諫綸又具疏為帝言之他
日太孫侍帝問宫臣相得者誰也太孫以綸對因出綸

奏付之太孫由此怨綸長懋者莆田人以鄉薦歷青州
教授擢編修仁宗初進中允為人剛嚴累進直言與綸
善宣宗即位加恩宮僚擢綸兵部侍郎頃之復以諫獵
忤旨命參贊交阯軍務而長懋自南京來後至亦出為
鬱林知州無何坐怨望並逮至京下錦衣衛獄帝臨鞫
之綸抗辯觸帝怒立箠死籍其家諸父河南知府賢太
僕寺卿希文皆被繫而長懋在獄十年英宗立乃得釋
復其官還守鬱林有惠政其卒也州人立廟祀之

陳祚守永錫吳人永樂中進士擢河南參議十五年與布政使周文褒王文振合疏言建都北京非便並謫均州太和山佃戶躬耕力作處之晏然仁宗立詔選用還謫諸臣祚在選中會帝崩不果用宣德二年命憲臣即均州會試之祚策第一試吏部復第一遂擢御史巡按福建方面大吏多被彈擊禁止和買閩人德之還奏白塔河上通邵伯湖下注大江蘇松舟楫多從往來淺狹湮塞請開濬從之轉漕果便尋出按江西時天下承平

帝頗事遊獵玩好祚馳疏勸勤聖學其畧曰帝王之學
先明理明理在讀書陛下雖有聖德而經筵未甚興舉
講學未有程度聖賢精微古今治亂豈能周知洞悉真
德秀大學衍義一書聖賢格言無不畢載願於聽政之
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無得間斷使知古今若何而
治政事若何而得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邪佞之
以奇巧蕩聖心者自見疎遠天下人民受福無窮矣帝
見疏大怒曰竪儒謂朕未讀大學耶薄朕至此不可不

誅學士陳循頓首曰俗士處遠不知上無書不讀也帝意稍解下祚獄逮其家人十餘口隔别禁繫者五年其父竟瘦死其時刑部主事郭循諫拓西内皇城修離宫逮入面詰之循抗辯不屈亦下獄英宗立祚與循皆得釋復官祚再按湖廣以奏遼王貴烚罪有所隱與巡撫侍郎吳政逮至京下獄尋赦出時王振用事法務嚴峻祚上言乃者法司論獄多違定律如侍郎吳璽誤舉主事吳軏宜坐貢舉非其人律乃坐以奏事有規避律斬

及軏自經死獄官獄卒罪應遞減乃援不應爲重罪概杖之一事如此餘可推矣天時不順災沴數見未必非此帝是之以其章示法司尋改南京還福建按察使僉事有威惠神祠不載祀典者悉撤去久之以疾歸卒祚天資嚴毅雖子弟罕接其言笑獨重里人邢量量博學士隱於卜敝屋數椽或竟日不舉火祚數挾册就質疑往往至暮郭循字循初廬陵人居官有才譽既復職進郎中以尚書魏源薦擢廣東參政有勳飈功景泰初卒

劉球字廷振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家居讀書十年從學者甚衆授禮部主事胡濙薦侍經筵與修宣宗實録改翰林侍讀從弟玭知莆田遺一夏布球封還遺書戒之正統六年帝以王振言大舉征麓川球上疏曰帝王之馭四裔必宥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適緩急之宜為天下久安計也周伐崇不克退修德教以待其教至於玁狁則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即罷兵賜書通好至於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

實還復命魏尚守雲中拒之今麓川殘寇思任發素本羈屬以邊將失馭致勤大兵雖渠魁未殲亦多戮羣醜爲誅爲舍無繫輕重璽書原其罪釁使得自新甚盛德也邊將不達聖意復議大舉欲屯十二萬衆於雲南以趣其降不降則攻之不慮王師不可輕出蠻性不可驟馴地險不可用衆客兵不可久淹況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動衆紛擾爲憂臣竊謂宜緩天誅如周漢之於崇越也至於衛拉特終爲邊患及其未即騷動宜

以時防禦乃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以為禦臣竊以為宜慎防遏如周漢之於玁狁匈奴也伏望陛下罷大舉之議推選智謀將帥輔以才識大臣量調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結木邦諸蠻以為援乘間進攻因便撫諭寇自可服至於西北障塞當敕邊臣巡視濬藥溝垣增繕城堡勤訓練嚴守望以防不虞有備無患之道也章下兵部謂南征已有成命不用球言八年五月雷震奉天殿球應詔上言所宜先者十事其畧曰

古聖王不作無益故心正而天不違之臣願皇上勤御
經筵數進儒臣講求至道務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
聖心正而天心自順夫政由已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
宗日視三朝時召大臣於便殿裁決庶政權歸總於上
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成規復親決故事
使權歸於一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人及
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
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桎梏箠楚之然未幾時又復其

職甚非所以待大臣也自今擇任大臣宜允愜衆論小犯則置之果不可容下法司定罪使自為計勿輒繫廞不乖共天職之意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必得清慎習禮之臣然後可交神明今卿貳皆缺宜選擇儒臣使領其職古者省方巡狩所以察吏得失問民習苦兩漢唐宋盛時數遣使巡行郡縣洪永間亦嘗行之今久不舉故吏多貪虐民不聊生而軍衛尤甚宜擇公明廉幹之臣分行天下古人君不親刑獄必付理官蓋恐徇喜怒

而有所輕重也邇法司所上獄多奉敕增減輕重法司不能執奏及訊他囚又覩望以為輕重民用多冤宜使各舉其職至運磚輸米諸例均非古法尤宜罷之春秋營築悉書戒勞民也京師興作五六年矣曰不煩民而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況營作多完宜罷工以蘇其力各處水旱有司既不振救請減租稅或亦徒事虛文宜令戶部以時振濟量加減免使不致失業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貲爵賞不可勝計今又遣蔣貴遠

征緬甸責獻思任發果禽以歸不過梟諸通衢而已緬將挾以為功必求與木邦共分其地不與則致怒與之則兩蠻坐大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跎兵事無已臣見皇上每録重囚多宥令從軍仁心若此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寇而驅數萬無罪之衆以就死地豈不有乖於好生之仁哉況思機發已嘗遣人來貢非無悔過乞免之意若敕緬斬任發首來獻仍敕思機發盡削四境之地分於各寨新附之蠻則一方可寧矣迤北

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為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閱視
京邊官軍及時訓練勿使借工各廠服役私家公武舉
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公鹽法
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疏入下廷議言球
所奏惟擇太常官宜從令吏部推舉修撰董璘遂乞改
官太常奉享祀事初球言麓川事振固已言之欽天監
正彭德清者球鄉人也素為振腹心凡天文有變皆匿
不奏倚振勢為姦公卿多趨謁球絕不與通德清恨之

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爾振益大怒會璘疏上振遂指球同謀並逮下詔獄屬指揮馬順殺球順深夜攜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卧起立大呼太祖太宗頸斷體猶植遂支解之瘞獄户下璘從旁竊血裙遺球家後其子鉞求得一臂裹裙以殮順有子病久忽起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他日禍逾我我劉球也順驚悸俄而子死小校亦死璘字德文高郵人有孝行獄解遂歸不復出球死數年衛拉特果入寇英宗北狩振

被殺朝士立擊順甆之德清自土木迴還下獄論斬尋瘐死詔戮其屍景帝憐球忠贈翰林學士謚忠愍立祠於鄉球二子長鉞次釪皆篤學躬耕養母球既得䘏兄弟乃出應舉先後成進士鉞廣東叅政釪雲南按察使

陳鑑字貞明高安人宣德二年進士授行人正統中擢御史出按順天言京師風俗澆漓具故有五一事佛過甚二營喪破家三服食靡麗四優倡為蠹五博塞成風章下禮部格不行改按貴州時麓川酋思任發子思機

發遁孟養屢上書求宥罪通貢不許復大舉遠征兵連不解雲貴軍民疲敝苗乘機煽動閩浙間盜賊大起舉朝皆知其不可懲劉球禍無敢諫者十四年正月鑑抗疏言賊酋遠遁不為邊患宜專責雲南守臣相機勦滅無遠勞禁旅王振怒欲困之改鑑雲南參議使赴騰衝招賊已復招鑑為巡按時嘗請改四川播州宣慰司隸貴州為鑑罪令兵部劾之論死繫獄景帝嗣位乃得赦尋授河南參議致仕歸卒自正統中劉球以忤王振宄

死鑑繼下獄中外莫敢言事者數年至景帝時言路始
開爭發憤上書有何觀者復以言得罪去觀以善書為
中書舍人景泰二年劾尚書王直輩正統時阿附權奸
不宜在左右中貴見權奸語以為侵已激帝怒下科道
參議吏科毛玉主奏稿力詆觀林聰葉盛持之乃刪削
奏上會御史疏亦上中有觀考滿不遷私憾吏部語帝
怒下觀招獄杖之謫九溪衛經歷
鍾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父復宣德中進士及第歷官

修撰與劉球善球上封事約與俱復妻勸止之球詣復邸邀偕行復已他往妻從屏間詈曰汝自上疏何累他人為球出歎曰彼乃謀及婦人遂獨上奏竟死居無何復亦病死妻深悔之每哭輒曰早知爾曷若與劉君偕死同幼聞母言即感奮思成父志嘗入吉安忠節祠見所祀歐陽修楊邦乂諸人歎曰死不入此非夫也景泰二年舉進士明年授御史懷獻太子既薨中外望復沂王於東宮同與郎中章綸早朝語及沂中皆泣下因與

約疏請復儲五年五月同因上疏論時政遂及復儲事
其畧曰近得賊諜言額森使偵京師及臨清虛實期初
秋大舉深入直下河南臣聞之不勝寒心而廟堂大臣
皆恬不介意昔秦伐趙諸侯自若孔子順獨憂之人皆
以爲狂臣今者之言何以異此臣草茅時聞寺人構惡
戕戮直臣劉球遂致廷臣箝口假使當時犯顏有人必
能諫止上皇之行何至有蒙塵之禍陛下赫然中興鋤
奸黨旌忠直命六師禦敵於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

臣謂陛下方且鞭撻四裔坐致太平奈何邉氛甫息瘡痍未復而侈心遽生失天下望伏願取鑒前車厚自奮厲毋循貨色毋甘嬉遊親庶政以總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正紀綱去浮費罷冗員禁僧道之蠧民擇賢將以訓士然後親率羣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唐太宗之十漸即改庶幾天意可回國勢可振又言父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乃者太子甍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竊以為

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託伏望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具儀建復儲位實祖宗無疆之休又言陛下命將帥各陳方畧經旬餘時互相委責及石亨柳溥有言又不過庸人孺子之計平時尚爾一旦有急將何策制之夫禦敵之方莫先用賢陛下求賢若渴而大臣之排抑尤甚所舉者率多親舊富厚之家即長材屈抑孰肯爲言朝臣欺謾若此臣所以撫膺流涕爲今日妨賢病國者醜也疏入帝不懌下

廷臣集議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等請帝納其言因引罪求罷帝慰留之越數日章綸亦疏言復儲事遂並下詔獄明年八月大理少卿廖莊亦以言沂王事予杖左右言事由同倡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之同竟死時年三十二同之上疏也策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同叱曰吾不畏死爾奚為者馬猶盤辟再四乃行同死馬長號數聲亦死英宗復位贈大理左寺丞錄其子啟為國子生尋授咸寧知縣啟請父遺骸歸葬詔給舟車路費

成化中授次子越通政知事給同妻羅氏月廩尋賜同

謚恭愍從祀忠節祠與球聯位竟如同初志方同下獄

時有禮部郎孟玘者亦疏言復儲事帝不罪而進士楊

集上書于謙曰奸人黃玹獻議易儲不過為逃死計耳

公等計成之公國家柱石獨不思所以善後乎今同等

文下獄矣脫諸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如清議何

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忌諱要為有膽當進一

官處之乃以集知安州玘閩人集常熟人也

章綸字大經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景泰初召為儀制郎中綸見國家多故每慷慨論事嘗上太平十六策反覆萬餘言頗森既議和請力圖修攘以待其變中官興安請帝建大隆福寺成將臨幸綸具疏諫河東鹽運判官濟南楊浩除官未行亦上章諫帝即罷幸浩後累官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綸又因災異請求致變之由語頗切至五年五月鍾同上奏請復儲越二日綸亦抗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大者謂内官不

可干外政倖臣不可假事權後宮不可盛聲色凡陰盛
之屬請悉禁罷又言孝弟者百行之本願退朝後朝謁
兩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
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陛下
與上皇雖殊形體實同一人伏讀奉迎還宮之詔曰禮
惟加而無替義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
或節旦率羣臣朝見延和門以展友于之情實天下之
至願也更請復汪后於中宮正天下之母儀還沂王之

儲位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充溢災沴自弭疏入
帝大怒時日已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立執綸
及鍾同下詔獄搒掠慘酷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宫狀瀕
死無一語會大風揚沙晝晦獄得稍緩令錮之明年杖
廖莊闕下因封杖就獄中杖綸同各百同竟死綸長繫
如故英宗復位郭登言綸與廖莊林聰左鼎倪敬等皆
直言忤時宜加旌擢帝乃立釋綸命内侍檢前疏不得
内侍從旁誦數語帝嗟歎再三擢禮部右侍郎綸既以

大節為帝所重而性亢直不能諧俗石亨貴倖招公卿飲綸辭不往又數與尚書楊善論事不合亨善共短綸乃調南京禮部就改吏部憲宗即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綸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寧自安陛下踐祚之初當以孝治天下三綱五常實原於此乞俟來春舉行議雖不從天下咸重其言成化元年兩淮饑奏救荒四事皆報可四年秋子元應以冒籍舉京闈給事中朱清御史楊智等因劾綸命侍郎葉盛勘之明年綸

及僉都御史高明考察庶官兩人議不協疏旣上綸復獨奏給事中王讓不赴考察且言明剛愎自用已言多不見從乞與明俱罷章並下㦸等於是讓及下考諸臣連章劾綸綸亦屢疏求罷帝不聽旣而㦸等勘上元應實冒籍帝宥綸而所奏他事亦悉不問未幾復轉禮部温州知府范奎被論調官綸言温州臣鄉郡奎大得民心解官之日士民三萬人哭泣攀轅留十八日乃得去請還之以慰民望章下所司旣報寢綸性戇好直言不

爲當事者所喜爲侍郎二十年不得遷請老去久之卒居數年其妻張氏上其奏槁且乞恩帝嘉歎贈南京禮部尚書諡恭毅官一子鴻臚典簿元應後舉進士爲南京給事中偕同官論陳鉞罪忤旨停俸孝宗嗣位上治本五事仕終廣東布政使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改庶吉士與知縣孔友諒等七人歷事六科英宗初授刑科給事中正統二年御史王亮請如詔書蠲邉軍侵没糧餉不允

按察使龔鐩亦請如詔書宥盜犯之未獲者法司亦寢不行莊以詔書當信上章爭之五年詔京官出修荒政兼徽民逋莊屢使晉趣困民請寬災傷州縣俟秋成熟從之振荒陝西全活甚衆還奏寬卹九事多議行楊士奇家人犯法偕同官論列或曰獨不為楊公地乎曰吾正所以為楊公也八年命與御史張驥同署大理寺事踰月授左寺丞十一年遷南京大理寺少卿踰二年奸人陳玞與所親賈福爭襲指揮職南京刑部侍郎齊韶納

珙賄欲奪福官與之爲莊所駁韶捶福至死被逮珙亦誣莊俱徵下詔獄會韶他罪竝發棄市莊乃得釋景泰五年七月上疏曰臣曩在朝見上皇遣使冊封陛下每遇慶節必令羣臣朝謁東廡恩禮隆洽羣臣皆感歎謂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陛下奉天下以事上皇顧時時朝見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畧治道歲時令節俾羣臣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則祖宗在天之神安天地之心亦安矣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之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

親儒臣習書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豈不美歟益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北征亦為此天下也今陛下撫而有之宜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人心即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疏入不報明年莊以母喪赴京闕給勘合詣東角門朝見帝憶莊前疏命廷杖八十謫定羌驛丞天順初召還時母喪未終復遭父喪特予祭葬命起復仍官南京天順五

年就擢禮部右侍郎改刑部成化初召為刑部左侍郎逾年卒贈尚書謚恭敏莊性剛喜面折人過而實坦懷無芥蔕不屑細謹好存謝賓客為歡狎既官法司或勸稍屏謝往來遠嫌疑莊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媿吾心而已卒之日無以為斂衆裒錢助其喪初景帝時英宗在南宮左右為離間及懷憲太子覺羣小恐沂王復立讒搆愈甚故鍾同章綸與莊相繼力言皆得罪然帝頗感悟六年七月辛巳刑科給事中徐

正請間言事亟召入乃言上皇臨御歲久沂王嘗位儲副天下臣民仰戴宜遷置所封之地以絕人望別選親王子育之宮中帝驚愕大怒立叱出之欲正其罪慮駭衆乃命謫遠任而帝怒未解已復得其淫穢事謫戍鐵嶺衛蓋帝雖怒同等所言過激而小人之言亦未遽聽也迨英宗復辟于謙王文以謀立外藩徐有貞石亨等誣陷誅死具事遂不白云

倪敬字汝敬無錫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擢御史景泰初

畿輔饑命出視請蠲田租戶部持不可再疏爭竟得請巡按山西時有入粟補官令敬奏罷之戍將請餉者悉按治豪猾斂迹再按福建時議將復銀冶敬未行抗疏論得請既至奏罷諸司器物濫取於民者鎮守內臣戴細保貪橫敬列其罪以聞帝召細保還命敬捕治其黨吏民相慶代還留家四月逮治尋復職六年七月以時多災異偕同官吳江盛昺江陰杜宥蕪湖黃讓安福羅俊固始汪清上言府庫之財不宜無故而予遊觀之事

不宜非時而行曩以鬻僧屢出帑金易米不知櫛風沐雨之遑卒趨事急公之貧民又何以濟之近聞造龍舟作燕室營繕日增嬉遊不少非所以養聖躬也章綸鍾同直言見忤幽錮踰年非所以昭聖德也願罷桑門之供輟宴佚之娛止興作之役寬直臣之囚帝得疏不懌下之禮部部臣稱其忠愛帝報聞然意終不釋未幾詔都御史蕭維禎考察其屬諭令去之御史罷黜者十六人而敬等與焉皆謫為典史敬得廣西宜山英宗復辟

詔皆授知縣乃以敬知祥符安遠侯柳溥器敬西征請以自隨改都督府都事踰年師還卒士類惜之盛杲等五人皆進士杲儁爽負氣嘗按廣東劾巡撫侍郎揭稽不職稽坐左遷杲後為羅江知縣擢敘州知府並有禦寇功杜宥為英德知縣鄰境多寇創立縣城嘗被圍糧盡宥死守不下夜縋死士焚其營賊死驚潰移韶州通判謝病歸黃讓知安岳遷中府都事以捷錦衣衛隷為門達所譖戍廣西赦還復冠帶貧甚課耕自給羅俊嘗

巡按四川有廉聲仕終南雄知府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剛直尚氣節景帝不豫廷臣請立東宫帝不允瑄與同官錢璡樊英等約疏争會奪門事起乃已天順初印馬畿内至河間民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以聞並列二人怙寵專權狀帝語大學士李賢徐有貞曰真御史也遂遣官按覈而命吏部識瑄名將擢用吉祥聞之懼訴於帝請罪之不許未幾亨西征還適彗星見十三道掌道御史張

鵬盛顒周斌費廣張寬王鑑趙文博彭烈張全李人儀邵銅鄭冕陶復及御史劉泰魏翰康驥將劾亨吉祥諸違法事先一日給事中王鉉洩於亨亨與吉祥泣訴帝誣鵬等為已誅内官張永從子結黨排陷欲為永報讐明日疏入帝大怒收鵬及瑄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擲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濫職帝詰之曰彼帥將士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云冒濫斌曰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禄賜酒饌名數具在今超遷至數

千人非冒濫而何帝默然竟下瑄鵬及諸御史於獄搒掠備至詰主使者瑄等無所引乃坐都御史耿九疇羅綺主謀亦下獄論瑄鵬死餘遣戍亨等復譖諸言官帝諭吏部給事御史年踰三十者留之餘悉調外尚書王翺列上給事中何玘等十三人御史吳禎等二十三人詔以玘等為州判官禎等為知縣會大風震雷拔木發屋須臾大雨雹亨吉祥家大木俱折二人亦懼掌欽天監禮部侍郎湯序本亨黨亦言上天示警宜恤刑獄於

是帝感悟戍瑄鵬鐵嶺衛餘貶知縣秦䎸驥三人復職
而玘禎等亦得無謫瑄鵬行半道適承天門災肆赦放
還戍謂當詣亨吉祥謝二人卒不往復謫戍南丹憲宗
即位並還故官瑄尋遷浙江副使按行海道禁將校私
縱戍卒修捍海塘築海鹽堤岸二千三百丈民得奠居
爲副使十餘年政績卓然進按察使西湖水舊可溉諸
縣田四十六萬頃時堙塞過半瑄請浚之設防置牐以
利灌溉功未就卒海鹽人祠祀之子源字本清幼習天

文授五官監候正德元年劉瑾等亂政源上言自八月初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揺不止大角天皇之坐心宿中星天皇正位也俱宜安静今乃動揺其占曰人主不安國有憂意者陛下輕舉逸遊弋獵無度以致然也又北斗第二第三第四星明不如常第二曰天璇后妃之象后妃不得其寵則不明廣營宫室妄鑿山陵則不明第三曰天機不愛百姓驟興征徭則不明第四曰天權號令不當則不明伏願陛下祗畏天戒安居深宫絶嬉戲

禁遊畋罷騎射停工作申嚴號令毋輕出入抑遠寵倖裁節賜予親元老大臣日事講習克修厥德以弭災變疏下禮部尚書張昇等稱源忠愛報聞迨十月靈霧時作源言此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其君小人擅權下將叛上引譬甚切瑾怒矯旨杖三十釋之又上言自正德二年來占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收攬政柄思患預防蓋專指瑾也瑾大怒召而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為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忠一

也又矯旨杖六十謫戍肅州行至河陽驛以創卒其妻斬蘆荻覆之葬驛後楊氏父子以忠諫名天下爲士論重而源小臣抗節尤人所難天啟初賜謚忠懐盛顒字時望無錫人周斌字國用昌黎人王鑑太原人趙文博代州人彭烈峽江人李人儀隆昌人邵銅閬縣人鄭晃樂平人皆進士授御史顒降東鹿知縣斌江陰鑑膚施文博淳化烈江浦人儀襄陽銅博羅晃衡山並有善政東鹿徭役苦不均顒爲立九則法繼者莫能易母憂去

服除民相率詣闕乞還顒再任益不用鞭扑訟者諭之輒叩頭不復辯隣邑訟不決亦皆赴訴片言折之各心厭去郊外有隙地爭來築室居之遂成市號爲清官店賦在江陰有惠政民歌曰旱爲災周公禱之甘露來水爲患周公禱之陰雨散天順七年先以薦擢開封知府而顒等至憲宗嗣位所司以治行聞帝曰諸臣直諫爲權倖所排又能稱職其悉予郡於是擢顒知邵武鑑延安文博衛輝烈河南人儀荊州銅溫州晃衡州顒復以

任治劇調延平巡按御史上顯政績陝西湖廣守臣亦
上鑑人儀居縣時治行皆特賜封誥顯累遷陝西左布
政使時三邉多警歲復洊饑顯經畫餽餉無缺軍民悉
安成化十七年召為刑部右侍郎居二年山東旱饑盜
起改顯左副都御史往巡撫顯至露禱大雨霑溉稿禾
復蘇舉救荒之政既振餘粟尚百餘萬石又推行九則
法於諸府黜暴除苛民甚德之居三年以老致仕弘治
中卒斌歴廣東右布政使初去江陰民立生祠及自開

封遷去民亦涕泣追送馮鑑初為御史嘗於左順門面斥中官非禮中官怒甚因考察屬都御史蕭維禎去之維禎不可而止文博終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烈廣東左布政使費廣等無考

贊曰直言敢諫之士激於事變奮不顧身獲罪固其所甘心耳然觀尹隆昌死於呂震耿通陷於高煦劉球之斃陳鑑之繫由於王振楊瑄之戍厄於石亨曹吉祥乃至戴綸諫遊獵陳祚請勤學鍾同章綸廖莊倡復儲倪

敬等直言時事皆用賈禍忠臣之志抑而不伸亦可悲夫

明史卷一百六十二

明史卷一百六十二考證

耿通傳工部書書宋禮不恤丁匠　臣章宗瀛按宋禮傳永樂九年命開會通河發山東及徐州應天鎮江民三十萬凡二十旬而河成通之劾禮當即指此但丁匠譌作下匠謹考識而訂其誤

劉球傳字廷振　臣章宗瀛按明彭韶所撰劉球字求永此作廷振互異又球官主事時嘗奉使蜀王餽以

厚禮堅却不受傳未載謹附考

鍾同傳有禮部郎孟玘者亦疏言儲事　臣章宗瀛按孟玘字廷振土木之難首受刃臂中矢墮叢尸中卒得脫其言復儲也景泰雖不加罪而初知萊州繼又知廬州有惠政見明林俊所撰墓志謹附考

廖莊傳于謙王文以徐有貞石亨等誣陷死　臣章宗瀛按于謙王文之死寔由徐有貞石亨之誣陷維時天順尚未忍加刑徐有貞致有不殺二人此舉無名

之語史冊章章可考傳云以謀立外藩誅死轉似有貞等誣陷之詞屬實非所以傳信也謹擬改為徐有貞石亨等誣陷死較原板多三字次行即有空白可以匀刻

盛杲傳　臣章宗瀛按盛杲曾任羅江令隣寇趙鐸為亂杲討平之又去妖神祠見明胡直所撰傳謹附考

楊源傳大角天皇之坐心宿中星天皇正位也　臣章宗瀛按晉書天文志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所

以王御羣靈刻本作天王誤謹據改

明史卷一百六十二考證